

北大未名文丛

曹文轩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永恒



北大未名文丛

追随永恒



曾文轩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曹文軒 著

追隨

永

恒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随永恒/曹文轩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

(北大未名文丛)

ISBN 7-301-03615-9

I. 追… I. 曹…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书 名: 追随永恒

著作责任者: 曹文轩

责任编辑: 张文定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615-9/1·460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刷者: 廊坊人民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32开本 7.875印张 208千字

1998年1月第一版 199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2.00元

## 出版前言

成立于世纪之交的北京大学又一次来到了世纪之交。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北大广博深厚的文化积淀、科学严谨的学术传统、民主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造就了中国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者。他们“以丰富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腾飞,为国家的兴旺发达,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这块充满精神魅力的圣地里,在北大任教过或仍在北大任教的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郁达夫、梁宗岱、林语堂、梁实秋、朱光潜、冯至、曹靖华、季羨林、金克木等老一辈的中国文化名人,以及当今活跃在教学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在撰写严肃论文和著作的同时,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学术随笔。他们以深邃的思想、敏锐的观察、丰富的学识、真挚的情感、率直的态度和朴素的文笔,或抒情写景、记人叙事,或解惑析疑、追问批判,或幽烛探微、识鉴品评。他们的这些散文、学术随笔,是大学知识分子对自然、社会和人的感悟,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是学者治学风范的展现,是北大精神魅力的映照。

“北大未名文丛”是一套学术散文随笔丛书。丛书力求体现北

大自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传统。在作者中既有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也有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中青年学者；在文集的选文上，既有严格意义上的散文、随笔，也有札记、讲演、短论、书（戏、影）评、序跋等等。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从一个侧面来展现北大“爱国爱民，闲放求真，民主科学，改革进步”的优良传统和知识分子“严谨治学、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精神风貌，同时也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提供一份高品位的精神食粮。

但愿这套丛书能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大学生的喜欢。

张文定 李东

1997年9月

## 自序

我一直未肯放弃对文学作品的写作。这既不是对一种荒诞见识(创作与学术必然冲突)的刻意对抗,也不是存心另辟一条新道以区别于他人,而仅仅是出于一种兴趣,一种欲望。时至今日,这种兴趣与欲望,随着我对学术行当的日甚一日的介入与体会,非但没有淡薄,却愈来愈炽。我正在考虑修改我这十几年来遵守着的“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学术,三分之一的用于创作”的时间表。我要重新分割一下时间,适当地加大创作时间的比例。我要把事情做得更合算一些,也更切合心意一些。

我的职业决定了我必须从事学术研究。我面对着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必须上讲台。而讲台——至少是北大的讲台,实际上就是由讲者来向他的听者宣读他的学术报告。我愿意做一个好的甚至是出色的大学教员。我经常面对的是十几个、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听者。我必须尊重他们,对他们负责。我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敷衍之心,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搪塞与虚张声势。我必须将我的“报告”建立在冷静的、富有学理的学术研究上——也许在客观上,我的“报告”与此目标相差甚远,但我在主观上却是这样希望的,并努力要去做成这样子的。

这么一说,似乎我从事学术研究是被动的,是出于一种无奈。初时的情形,也许确实如此。但后来的情况则完全不是这样了。我与学术是先结婚后恋爱。当我终于一脚踏进理性王国的大门时,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以逻辑为美,以秩序为美,以体系为美,以构筑严密而庞大的精神宫殿为美。数学般的推理、从无到有

的空想、无底的揭示、浑沌中却勾画出一个秋日般的清明、对每一个单词的咀嚼而忽然发现它的历史性实质、一个不及物的句子的诞生……这一切，对我构成了巨大而无法拒绝的魅力。这个世界使我有了一种超越恶俗尘世的愿望。我开始有了翱翔的感觉。我终于发现：学术研究绝非仅仅可作为一种职业被选择，而且是一种可被追求的人生境界。它极大地满足了我理智与精神的需要。我因偶然的安排与它相遇，而在心中时常感到莫大的庆幸。

然而，我并没有因为它而放弃另一个我早已选择的世界——文学创作的世界。因为它满足了我的情感需要与审美需要。人生里头，有许多东西是学术文章不能表达的，而要求助于文学创作。这样的一种文字活动，会给你带来另样的精神快感，会使你身心俱悦地荡漾在另样的人生境界。这个境界同样能使你流连忘返。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感到它们之间有什么冲突，恰恰相反，我倒感觉到了它们之间的密不可分之亲情。对我来说，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在这两个天地中滑动、出入，从未有过滞涩与阻隔。经验告诉我，同时操持这两份行当，可以使它们互利互惠。文学创作会帮助你防止因为长久地从事严肃的学术研究可能带来的僵硬与古板，从而保持住人生必须有的直觉、灵性和性格中的柔和成分。而学术研究所蓄就的理性力量，会如烛光照亮你深邃却遮蔽着的经验矿藏。

我大概永远只能脚踩两只船去荡游人生。

曹文轩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A sepia-toned photograph of a weeping willow tree reflected in a body of water. The tree's long, drooping branches are mirrored in the calm water below. The overall tone is warm and nostalgic, with a soft, hazy atmosphere. The text is centered horizontally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image.

北大未名文丛/策划:张文定 李东/北京大学出版社

# 北大未名文丛

(第一辑)

怀旧集

百年投影

我的读书生涯

天地有正气

渭水集

透过历史的烟尘

燕园岁月

永远的校园

生命之路

爬坡集

追随永恒

思·言·道

季羨林

金克木

赵萝蕤

陈玉龙

魏荒弩

乐黛云

金开诚

谢冕

孙玉石

余树森

曹文轩

王岳川

## 目 录

自 序 .....	( 1 )
圣坛 .....	( 1 )
天堂之门 .....	( 6 )
远去的灵魂 .....	( 12 )
板门神 .....	( 17 )
游说 .....	( 25 )
疲民 .....	( 32 )
灵龟 .....	( 37 )
痴鸡 .....	( 43 )
荒原上的茅屋 .....	( 50 )
猪 .....	( 57 )
童年 .....	( 60 )
乡村情结 .....	( 64 )
有个女孩叫米子学 .....	( 66 )
贵子 .....	( 71 )
神性 .....	( 77 )
圣河 .....	( 81 )
碑 .....	( 84 )

---

孩子与海 .....	(86)
荷 .....	(89)
前方 .....	(91)
夕阳 .....	(94)
茶园 .....	(96)
擦鞋童 .....	(98)
小沙弥 .....	(101)
手感 .....	(105)
柿子树 .....	(111)
汤 .....	(119)
乌鸦 .....	(125)
原宿有一条街 .....	(132)
白冢 .....	(134)
良种思想 .....	(137)
说空 .....	(140)
坠入巫术 .....	(145)
走出骗局 .....	(151)
关于文白之争的杂感 .....	(157)
闲话读书 .....	(164)
宗教情怀 .....	(170)
人间的延伸 .....	(175)
关于名字的随想 .....	(181)
榆树下的恋情 .....	(187)
荒诞的见识 .....	(192)
三个比喻 .....	(196)
追随永恒 .....	(201)

---

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	(204)
乡野·····	(208)
田园·····	(210)
落叶·····	(212)
走向苍茫·····	(215)
永远的十字架·····	(217)
少年·····	(220)
群乞·····	(224)
孤独·····	(226)
影子·····	(228)
猫·····	(231)
沉寂的角落·····	(233)
黑风景·····	(236)
原野·····	(238)

## 圣坛

一个学生毕业了，决定他留校任教，然后却又许他逍遥校外，放他归老家故土，优哉游哉一年有余，这在北大历史上究竟有无先例，说不大好。

一九七七年秋，我总算熬毕业了，上头却说：你留校。“北大不可留！”这一认识深入骨髓。几度春秋，几度恐怖，将人心寒了。北大不好，很不好。又要将好端端一生缚于危险四伏的讲坛上，更叫人不情愿。说老实话，北大在我的印象中，是很不招人爱的。

借“深入生活”之名，我回苏北老家了。在乡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法无天地晃悠了一年多，我才又回来——我只有回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别无选择——我必须站讲坛——这大概叫“命”。

要命的是，我后来却完全颠倒了，直颠倒到现在非北大不肯去，并把讲坛一寸一寸地挪到心上。细究起来，其中自然是有原因的。它叫人有一种自由感。这或许是因为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似乎一下子把恐怖用完了），而获得了这人类最宝贵的东西。又或许是因为它的自由、民主的传统。这传统像灵魂一样，长期压抑，纵然有人挖空心思用掺沙术，也未能使它泯灭。而如今，它又醒了，并赤裸裸地在未名湖畔游荡。我这人天生散漫，受不得规矩，受不得束缚，受不得压抑，我怕一旦走出校门，失去这开朗、轻松的氛围。它叫人有一种安全感。它不在真空，免不了染上种种社会恶习。但

它毕竟是文化人群聚之地，高度的文化修养使人少了许多杂质。文化温柔了人的性情，净化了人的魂灵。走动于这群人之中，觉得不用提防，更不必睁大了眼“横着站”，至少是我所在的一片小天地里如此。大家温文尔雅，且又能互相谦让，关系简单如1+1。我实在害怕每天得付很多脑力去琢磨人际关系，害怕算计，更惧惮受暗箭袭击。那样活着，委实太累。我还很欣赏这里的节奏。它外表上看，一盘散沙，稀里哗啦，全无约束。然而，在它内部却有一种看不见的张力。这无形的张力，像鞭子催赶着人，使人不敢有片刻的喘息。它松散，吊儿郎当，却在深处激烈竞争着。一出校门，我轻松如春天乍到卸去沉重的寒衣，而一踏进校门，就像被扔进急速翻卷的漩流里。而就在这漩流里，我获得了生命扩张的快感。这里的人都很忙，来往甚少，有点“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时间长了，我倒习惯了这种宁静和寂寞，甚至是孤独。我由一个坐不住、猴儿一般不能安分的人，变得别无它想，死心踏地地蜗居于斗室，竟不肯到人流中去，到热闹中去了。那颗原先喧闹不宁、躁动不安的心，安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迷惑和吃惊。我分明觉察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种种气质，已一点一点地渗入我的血液。我变得跟这个社会有点格格不入了。

我不太好走得出去了。

使人不肯离去的原因，大概主要还是那个寒陋的讲坛（北大的讲坛未免有点不像话）。

要上讲坛了。半个月前，我还无动于衷，全不当回事儿。可是在上讲坛的头一天，我忽然紧张惶惑起来：也就是说，明天，我将开始教学生涯了？教师的责任感似乎与生俱来，不做教师，你一辈子感觉不到，而你只要一做教师，它就会自动跳出来抓住你的灵魂。晚上，我敲开一位先生的门，问：怎么讲课？

他像一个修炼很深的禅师面对一个尚未悟的弟子，头微微向上，少顷，说出四个字来：目中无人！

我退出门外。

我记得，我第一次课就没有失败。下面安静极了，我能清楚地听见台下动人的喘息声。这全靠那四个字给我撑着。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一直信那四个字。我对“目中无人”似乎有所悟：目中无人，非牛气哄哄也，非内荏而色厉也，非蔑视，非倨傲，非轻浮，非盛气凌人也！无就是有，有却又是无。让我怎么说明白呢？一种境界吧？人格上的、精神上的、气势上的？是对学术观点的诚实和对真理的自信吧？……难说难说，此言只可意会，不可细说。但有一点，似乎又是可以说出的：所谓无人，就是没有具体的人，而只有抽象的人——抽象的人则无。因此缘故，即使只给二十人的一个班上一年课，在课堂上我也往往很难记住一个具体的面孔。似无人，但恰恰是把听课者看得很高的。

敢目中无人，却不再敢掉以轻心。我很敬仰一位先生，既为他的为人格，又为他的学识。然而，我想像不出，就是这样一位先生——一位凭他的学识，上课玩儿一样的先生，却在上课之前竟对明明认识的字一个个怀疑起来，然后像小学生一样，去查字典，把字的读音一一核对，标注。我敢说，他的这种心理，完全是因为他对讲坛的高度神圣感引起的。这件小事使我不禁又敬仰他三分。我喜欢这份严肃，这份认真。当然，我并不排斥“名士风度”。我很钦佩有人不用讲稿，竟然雄辩滔滔，口若悬河，一泻千里。我曾见过一位先生，他空着手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坛来了，然后从口袋里摸索出一张缺了角的香烟壳来。那上面写着提纲要领。他将它铺在台上，用手抹平它，紧接着开讲，竟三节课不够他讲的，并把一个个讲得目瞪口呆，连连感慨：妙，妙啊！而我只能向其仰慕。我这人缺这份好脑子。我得老老实实地备课，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毫不含糊地全都写在稿纸上。有时看样子离开讲稿了，但所云，却几乎无一言是讲稿以外的突发灵感。我有数，像我这样做教员，是很累的。可我笨伯一个，无奈何。时间一久，我退化了，离开讲稿竟不能讲话，一讲，八成



是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我何尝不想来点名士风度，来一张香烟壳儿就“砍”它三个小时，好好潇洒它一番？可我不敢。

讲坛是圣洁的。我认识一位外系教员。此公平素浪漫成性，情致所至，捞衣卷袖，把衣领一一扯开，直露出白得让人害臊的胸脯来，有时还口出一两个脏字，以示感叹，以助情绪。然而，有一次我去听他讲课，却见他中山装的风纪扣都扣得严严实实，一举一动全在分寸上，表情冷峻、严肃得让人难以置信。课后，我跟他开心：何不带一二感叹词耳？他一笑：“一走进教室，一望那讲坛，我顿时有一种圣洁感。在那上面站了一辈子了，我从没说过一个脏字，并非有意，而是自然而然。”

我有同感。我高兴起来，放浪形骸，并有许多顽童的淘气和丑恶。然而，在临上讲坛前一刻，却完全沉浸到一种庄严的情感之中，完全是“自然而然”。我不能有一点褻渎行为，甚至苛刻地去要求我的听众。生活中的嬉皮士，我无意管他，因为人家也是一种活法。可在课堂上，我绝不容忍其混杂于我庄重的听众之中。曾有那么一位（我估计是社会上来偷听的），穿着一件极短的短裤，一件极敞的汗衫，光着大脚丫，脚蹬一双拖鞋，“叭嗒叭嗒”就来听我讲课，我像受了侮辱似地过去：“对不起，请出去！”他大概从我目光里看出什么来了，便很听话地提着书包出去了。后来，我又在听众席上发现了他。他穿着很整洁，极稳重地坐着。我不禁朝他感激地点了点头。

既为圣坛，就得布道。有人提醒着公众：一些人利用大学讲坛。说得对极了，既占着，就该利用。不利用是傻瓜，是玩忽职守，倘若把讲坛仅仅理解为传授纯粹的知识的地方，大概未免浅薄了一些吧？讲坛应该也是宣扬真理的地方。占住讲坛者，岂敢忘记布道！既给知识也给品质、人格、忠诚和正义。其实，没有后者，一个人怕也是很难获得多少知识的。再说，一个人即使学富五车，但全然无人之骨气，又有何用？我们何必讳言布道呢？别忘了，你占的是圣